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九十三

明　楊士竒等　撰

近習

宋徽宗時陳次升彈裴彦臣疏曰臣竊惟人之無禮於君者臣子惡之如鷹鸇之逐鳥雀況身居言責其可默乎臣訪聞今月十三日御藥閤守懃在御前呈進文字内臣裴彦臣對君上用手敲守懃幞頭高聲道莫錯斬人莫錯斬

人顯是不敬無人臣之禮罪不可赦安可置而不問陛下縱不以身之安危為念其如社稷何其如天下何其如公議何昔漢唐之間閹官秉國柄制國命者其始於陵慢其終至於跋扈而不可制今日彦臣悖悍如此豈可忽之而不慮後日之患乎伏望聖慈特出睿斷明正典刑以為宮禁之戒

次升又奏曰臣伏見本臺今月十四日據御藥閤守懃狀論内臣裴彦臣對君上高聲等事已具申奏乞行根治未聞施行者竊以宮殿之中理當恭肅敢有聲徹御

所者在法不容況對君上高聲肆忿而無人臣之禮者乎夫人主之尊如堂堂高則難攀卑則易陵彥臣果於陛下之前如守懃所陳顯屬不敬而有淩上之心若不明正典刑以懲其惡益無畏憚何所為而不可易曰履霜堅氷至蓋言漸也詩曰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言事起於至微儻不防閑及其成也終至於不可制陛下當以古人之言為戒社稷之重為念除惡於未萌消患於未然毋使滋蔓以至於難圖後悔無及矣伏望聖慈特

降守勑狀詞付有司考究虛實因依施行

次升論劉瑗疏曰臣訪聞陛下在潛邸日祭知都門親事官有勞遂援故例奏留占役使此事之小者也非有犯分難行之理干紊朝廷而管勾官劉瑗怒其恩非己出乃誣奏都監使臣為之干請置之於罪又朝旨嚴宗室門令限都監出入瑗乃揭牓府第扃鑰中門過為防守若疏哲宗親友之恩視萬乘之貴介弟如無有也按瑗乃本府之管勾官耳䇿一府之人奉事陛下反敢挾

令作威若踈其所親用情忤悻以較其所事逺人聞之莫不扼腕憤懣逮陛下誕受天命入奉鬼神宗廟瑗宜自知罪咎恐懼引去尚敢偃然無所忌憚握要務受恩施行彷徉於陛下之左右雖陛下天地德量容忍不誅其如社稷何其如公議何昔晉文公為公子過曹衛鄭三國之君皆不為禮焉及文公旣入而主夏盟伐曹與衛春秋謂其伐無禮而不議其修舊怨夫伐不失刑禮以立政此文公所以霸也今瑗以平昔悖悍陵轢之迹猶

朝夕親近而領方藥之政臣未敢謂其無包藏姦惡之心也臣聞而不言使陛下之失刑政此臣之大戮也又聞英宗之立非内侍都知任守忠意因循遲久未加斥逐交構百端幾間兩宮大隙當時諫臣論奏以節度副使安置由是光獻得以脩其慈英宗得以全其孝覲瑗前日之迹陛下之立豈瑗所欲既懷疑忌心不自安焉能保其無它耶雖今日聖德巍巍宮殿清肅必無可間之隙然小人姦險操心之危慮患之深造事非一端可

料安得不思患而豫防之也伏望聖衷特正瑗之典刑以慰中外

次升又奏曰臣近彈奏劉瑗充潛邸管勾官日誣奏都監干乞留親事官及局鑰府門過為防守顯有凌驁之迹乞正典刑未蒙施行須至再瀆天聽者竊惟陛下聖德淵懿出於天縱頃居潛邸御下以公事上以信中外之人莫不傳聞瑗為本府管勾官知之尤為至詳輙敢陵驁不存上下之分且如奏留親事官為其有勞也瑗

怒其恩不自已出乃誣奏以受都監干請之私例而奏之非有欺也瑗以謂不當留是誣所奏以欺朝廷頗玷聖德又府門啓閉自有時限瑗乃揭牓府第過為扃鑰待陛下如何人耶瑗之悍悖不忠所事如此宜即誅夷今陛下入承大統廼厚授恩施寘左右恬不防閑雖聖度包荒憫瑗昔為宫僚之舊不忍加誅陛下恩德如此何負於瑗瑗之負陛下實多亦當以社稷為念較其孰輕孰重斷以大義不可循以私恩孔子曰小不忍以致

大亂此言宜以為戒無聞瑗自懷疑懼屢嘗請去小人之心疑懼既生防患之慮何所不至竊恐別生事若不早正典刑是陛下為瑗屈公義而撓法也法者天下之所公共天子不得而私昔漢昭平君隆慮公主之子也醉殺主傅廷尉請論武帝曰吾弟有是一子以死屬我為之涕泣良久曰法令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民夫昭平君帝者之親尚不敢以私撓法瑗雖係隨龍之人其待遇之恩

豈宜過於帝者之親乎無聞當時更有內臣一名同瑗
詐奏都監干請留親事官臣不記姓名亦乞勘會詣實
一就重行黜責
次升論內侍李偁疏曰臣竊聞陛下頃居潛邸哲宗厚
天倫之愛恩遇甚渥陛下忠信恭敬未嘗以毫髮之私
上干朝廷實以本府都門親事官晨昏啓閉甚勞援例
奏留實占役使非有它也其事至微有何犯分臣寮之
家尚許指名奏人隨行況天子之貴介弟豈有不可者

小御藥李偁輒敢淩侮悖慢誣奏都監干請但不明言
陛下受請求耳今陛下續承祖宗之業位乎天位豈偁
所欲偁猶領職禁中給事左右忠臣良士莫不扼腕日
夕為憂竊謂古之刑人不在君側者蓋防患於未然慮
禍於不測今日安可恬然不以為慮況偁淩侮之迹甚
著肆忌之心必生心既不安慮患必審若不早正典刑
宮禁之中恐開釁端如前日任守忠之事爾伏望聖慈
體英宗之果斷早賜施行以清宮禁以防後患實天下

之福也

次升入奏曰臣近彈劾御藥李偁誣奏陛下潛邸都監干請乞留都門親事官事乞正典刑不蒙施行者臣竊謂陛下之意必以偁給事宮禁日在左右不忍加罪所以示恩私也雖然恩固可行亦有時而不可行恩重於義則恩不可以廢義義重於恩則當捨恩而從義偁前日既有浸侮之迹今日必生疑忌之心前日已嘗犯分今日寧保其無反側乎陛下宜察其姦謀酌其情犯斷

之以義不可牽於私恩乃可以為宗廟無窮之計孔子曰小不忍以致大亂此言當以為戒伏望聖慈揆會臣前奏早賜施行無貽後日之悔

左司諫江公望乞遠便嬖疏曰臣讀孟軻之書至戴不勝曰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王所者長幼尊卑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為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尊卑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為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廼知成人君之善非一人之力也周公作立政戒成王

雖綴衣趣馬左右攜僕必以吉士乃知左右前後雖便嬖近習亦惟其人也人君位尊勢隆雖左右大臣日一見有事則公言之諫官御史月對不過三四有事則昌言之天下之士獲登文陛以望清光者萬無一二焉戰栗惶怖言若不出諸口矧能劇談天下利病哉與陛下朝暮起居從事莫非左右前後便嬖近習之人一不審所擇則憸佞柔媚彙進於君側承風順指悅意便情有所不欲欲無不得有所不聞聞無不盡朝餌夕啗日浸

月潤切於身則蠱性命之情延於外則移朝廷之政唐宦者仇士良嘗語其輩人君不可令閒暇暇必觀書見儒臣而又納諫智深慮遠減玩好省游幸吾屬恩且薄矣莫若以財貨鷹馬毬獵聲色蠱其心極侈靡使悅不得息則必斥經術暗外事萬幾在於我矣此尤見便嬖近習其不擇之害有至於士良臣望陛下諦思孟軻之言以求多士之助佩周公之訓戒雖攜僕必惟其人觀士良與其輩計密驗朝夕從事便嬖近習之忠佞如是

則貨財鷹馬毬獵聲色之欲適萌於心左右前後既無逢迎之人朝夕從事莫匪端人善士雖欲為之不可得已夫言不及大而論小事不該遠而涉邇非所當及也然小者大之基邇者遠之積知微之君尤所當戒陛下思之毋忽

欽宗靖康元年邇英殿說書楊時論不可復近奄人狀曰臣竊考自古奄人用事未有無後患者漢唐之末是也漢之竇武何進以肺腑之親因天下怨怒收攬英豪

如李膺陳蕃輩共起而除之卒不勝皆駢頸受戮唐之
昭宗信狎宦者至有東宮之幽其為歷世之禍大矣國
家用童貫擁兵為國生事二十餘年覆軍殺將朝廷不
得聞中外耗竭而貫之私藏厚積不可以千萬計人怨
神怒馴致今日陛下之所親見也臨御之初謂宜屏去
此曹使與輿臺皁隸服掃除之役而已不可使近比闈
防城所仍用奄人提舉授以兵柄此覆車之轍不可蹈
也使氣燄一熾則後不可制矣恩倖持權貪饕得志上

望晚雖悔悟而追救不及不可不鑒也

時人上疏曰臣竊見自古佞人用事未有無禍者漢唐之末是也比年以來此曹竊弄威福皆緣蔡京王黼輩首為亂階開通交結假以重權使相應援從倖之門一開至不可遏童貫擁兵權於外梁師成攬大柄於內陶鑄將相垂二十年其餘恩倖恃權肆為貪暴故人怨神怒幾致喪邦原其禍根皆蔡京王黼輩為之也陛下即位天下響應異時之為惡者碎於閹人之手投荒詔命

乞歸官資不願受鬼而陰自消伏似非人為實出天意此宗社之福生靈之幸也人無賢愚莫不稱慶比聞外廷之臣有懷姦患失務為身謀而不為國家遠慮者復劾宗輔輩所為陰謀交結漸令用事以陛下之英明剛斷又嘗親見其輕宜無有此然臣竊有疑焉伏見梁平等殺之徒皆持權自若氣焰復熾未識陛下亦嘗察其所以然否乎臣謹按梁平嘗為大理寺開封府丞交結為陰獄殺無罪之人不可數計罪盈惡貫人所切齒陛

下之所知今復處之御藥院果何意耶李毅嘗管幹京城監造軍器姦欺侵蠹無所不至近興復濠之役調夫數萬減剋口食殘虐百端役夫至於殍踣逃亡亦不可勝計近在國門之外陛下其亦聞之乎至於直下元豐庫取珠子及送親事官於開封府處所之類並不經由三省外議亦以為皆宦官為之故態漸長使陛下受疑於天下所繫豈小哉臣謂省臺寺監百執事者初不之人何苦信用此曹駕覆車而履其轍也如郤成章輩人

或稱之以為稍賢於其徒然此曹縱賢亦不可用但使之服掃除通詔令可也葢外廷姦臣一見其用事則向風覬望隂以為肘腋腹心之託内外相應馴致禍災非特不利於國亦非所以利此曹也大抵此類善伺人意巧為便佞浸潤膚受尤難隄防自非監古視今以為深戒日多漸漬未有不為所惑者禍亂之機發於至微漸不可長拳石之多積而為邱山不可不謹也宦女之禍古人所戒著在方册非臣私言謹取五代史書宦者傳

繕寫進呈伏望燕閒之際一賜覽觀永為龜鑑天下幸甚

右司諫陳公輔論宦人蠱惑人主狀曰臣聞宦寺之亡人國家其來已久漢自和帝後中官始盛至靈獻之時極矣故袁紹誅常侍以逞志然曹操因之漢遂以亡唐自明皇後中官始盛至僖昭宗時極矣故崔嗣血軍容以甘心然朱温因之唐遂以亡大抵假威柄于外以内攘姦人則大臣愈專主權愈卑譬灼火攻蠹蠹盡木燒

漢唐之亡皆由此輩豈不哀哉恭惟本朝祖宗積德深厚其歷年之長固非漢唐可比比年以來國家承平宫廷使令日益增廣加以財用富足而横恩濫賞覃及閹寺故宦官由之而盛竊弄威權恣為姦狀雖朝士大夫憤疾之甚曾無以處之乃縁士庶伏闕獻書因而誼譁遂逞積年之忿殺害宦官二三十人不由朝廷命令不假威柄于人使此曹無所肆怨而氣勢稍衰與漢唐異矣此何以致其然耶實天祐我宋以延宗社無疆之福

也陛下今日固當上承天意下順人欲因而摧抑此輩不使復振臣竊聞近來稍稍復用事如盧公裔王若沖部成章之徒是已臣仰惟陛下臨御以來崇尚儉約聲色狗馬畋游玩好一切屏絕此曹將無所肆其巧然大率宦人蠱惑人主決非一端唐仇士良謂人主不可使閒暇閒暇則觀書近儒臣故我曹不得進用而恩澤始衰本朝楊戩亦戒其徒曰汝輩不可令天子罷修造我所得恩澤及財物皆緣修造陛下觀此輩用心果可不

防哉臣區區之心望陛下鑒唐之亡因今日之天意專以此輩為戒無使其乘間伺隙以移陛下聰明也至於進退人才尤不宜與之謀孔子不主癰疽孟子不見臧倉賢人君子決不肯因嬖倖以圖富貴其所以附麗以進者貪饕無恥僥險躁欲之小人故前日蔡京王黼王安中等專倚此曹為重此天下所共知伏惟陛下留神於此日夜念之無忘小臣之言實宗廟社稷之福而天下之幸也

御史中丞許翰上言曰臣竊考觀載籍自春秋以來國
家昌大世祚綿永者惟漢與唐至於我宋方建萬世之
統此近古之三代也漢唐亂亡皆坐內侍為我宋鑑可
謂明矣是以不可不察漢唐之季世平積久人主不憂
敵國外患而安於佚樂不親法家拂士而昵於近習於
是奸宄得乘其間興宮室池苑壯麗之觀致妖冶靡曼
傾惑之色以蔽其明為讒諂尊諛險詖之辭奏慝靡淫
放鄭衛之音以亂其聰辭避危亡之言緣飾隆平之事

使之燕安豫怠盾侈無度以壞其志而後扶輿歡歔以導之喜忿慙耻辱以導之怒祈求要請以導之施私相竊語一嚬一笑皆能陰陽人主之意使國家威福潛移於是太阿之柄始倒持於下矣其漸至此則各隨其世事勢之流相激生變為亂不同同歸於亡東漢祖尚名節士大夫各持清議以爭之故其李殺戮忠良禁錮賢儁天下絡乘天下之忿起而誅之而後漢亡唐北司本兵以臨東漢而士大夫莫與之敵是以世無黨錮之禍而

惟閹之隸勢陵人主幽辱廢置無不如意朱溫秉天下之怒起而誅之而後唐亡本朝北司之盛殆過漢唐學士大夫凜凜久矣前日緣太學生伏闕論事數萬之衆不約而從發憤讙呼若天尊之使北司之勢不誅而自折則衣紹不復施其謀而朱溫無所加其暴此所謂宗廟之靈社稷之福也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是故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陛下於何容心亦憲天而已矣凡退聽者無所歸怨而國

制大定是秉一時之變而建萬世之利也而議者猶或非之夫前日但緣務專國是不酌民言鬱其忿怨以至於此漢唐之季變生豪傑其禍至於不可復救今國家徒以赤子啼號赴訴其枉一言撫之而萬姓返室懷仁歸德豈不賢於前世萬萬也哉此臣之所以為陛下賀也臣竊過計但慮事定之後邪説揺奪哀祈感動法不終守是以敢申言之謹按周官宦寺皆隷冢宰惟内小臣上士四人鄭康成以為異其賢者餘不過僅數十人

未有登于下士者也是以内侍之禍不產於三代之前使國家能按今日之法而世守之則内侍得以保身延祀不罹誅殺於下而國家因之垂化定治不憂禍亂於上内外休寧不亦懿乎故願下臣章於内省揭示成憲永戒前非天下幸甚

李光乞不用内臣管軍劄子曰臣歴觀自古進用奄人未有不致危亂者而兵權尤甚夙沙衛殿齊師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區區諸侯之師使奄人殿之

猶以為辱況天子之師乎自董貫秉軍政二十年將士

零落殆盡開邊生事取笑四夷旋致今日之禍陛下躬

履憂危亦可以鑒矣而譚稹梁方平輩皆久握兵柄喪

師辱國臣謂陛下更易弊事當如拯救焚溺訪聞二人

復管勾城壁事豈倉猝之際士大夫果無足委任者乎

雖差傅墨卿王寓等提領緣此曹用事日久將士習熟

但知中官不畏從官況敵人壓境朝廷舉措細大必聞

非所以壯軍威而增士氣也伏望陛下出自睿斷早賜

斥逐所有四城壁等事乞下行營使司專委從官添差文武臣寮同共管勾

光論梁師成劉子曰臣伏覩敵騎內寇需索犒軍金銀陛下以宗社生靈為重屈意求和上自乘輿服御宗廟器皿下至民間首飾之物拘収殆盡大臣戚里之家不免直取獨未聞宦官能體陛下憂勞之意者近年以來宦官用事或殖貨利或治宮室或開拓邊境或進退臣寮皆能竊弄威權以厚自封殖此陛下耳目所及不復

縷陳其專權擅勢桀黠尤甚者莫如梁師成師成用事日久能作威福計其家貲無與為比當此危急之時獨不在直取之數臣切惑之臣謹按師成出入禁掖踰二十年罪惡貫盈不可悉數方蔡京王黼相繼用事朝綱隳壞賄賂公行姦邪朋附而為之用忠賢擯斥而不得進師成與之締交關通表裏蒙蔽引用浮薄布滿中外依憑城社玷辱聖朝以至海内怨嗟養成今日之患迹其罪惡久合誅夷方陛下踐阼之初聖政日新一時憸

人咸知退縮而師成偃然居中執政大臣慮其狡獪多計恐一旦復得進用莫敢動揺伏望陛下斷自淵衷以師成付有司籍其家貲窮究姦慝以正刑典因以風厲黨類庶有懲革實天下幸甚

高宗時左正言鄧肅上疏曰臣近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令送臣僚所論二章付門下後省其一章論臺諫之職不可觀望其二章論宦官之盛不可不戒臣竊鼓舞以為中興之道正在此也恭惟陛下臨御以來所用黄

門比之上皇僅百之一比之淵聖僅十之一是陛下於
北司蓋未嘗不戒也然小人無知尚有敢循舊轍者陛
下既責臣以言臣敢默默乎臣於初十日侍班殿下有
肩輿而至横門者羣臣吐舌莫敢誰何嘗試遣人詢之
曰内臣陳良弼也臣切謂百官下馬外門徒步而入雖
雨作塗深滅足沒跗未嘗敢以為勞蓋君臣之分不敢
廢也良弼何人敢尔驕傲雖宣和以前宦官最盛不聞
童貫梁師成等敢用肩輿輙入横門者今良弼之寵方

之童貫等無萬分之一便敢輕視朝廷失禮如此傳之天下有損聖德臣竊痛之或曰良弼病矣不能徒步臣以為不然豈有不能徒步於横門之外而能徒步於横門之内者乎又曰汴河久涸運漕不至良弼一出則黄流瀰漫一時之功不可闕也臣又以為不然若恃微功便忘分義則趙普之流當弄肩輿以登太祖之庭矣或者又曰恐得聖㫖然後敢介臣又對之曰此决無是理也朝廷之儀定於太祖陛下孝德上追虞舜豈忍以一

黄門之故輕變祖宗之法乎臣愚伏望聖慈明正典刑以示懲戒不惟消患於未然亦所以弭天下之謗也惟陛下留神

趙元鎮乞抑内侍奏曰臣前日奏事殿中伏奉聖訓以言官張致遠論列士大夫有陰結内侍者陛下既駭且怒以謂此風寖不可長宣政之禍流毒至今不可不戒宜降詔開諭且令有司立法禁止臣待罪宰輔親承玉音仰見陛下不惑於甘言無狃於近習洞鑒覆車之迹

灼知滋蔓之端好惡一分邪正自辨帝王盛德事也雖然小人無他志在進取不復顧藉至於壞風俗紊紀綱唱讒佞之風塞公正之路以及於喪國亡家之禍皆所不卹玆宜可畏歟今雖有所斥逐而潛形秘跡人莫得知物論所譏聖心未晤者臣不知其有無而亦不能保其必無也臣願陛下力懲而亟革之與其沮遏波流孰若絶去根本之為愈臣嘗見齊威王封即墨大夫故事及本朝歐陽脩奏疏仁宗皇帝其議論事迹皆可稽考

謹録在前用見臣區區將順之意亦因以獻規於陛下

伏幸寛仁察斯忠懇

孝宗時吏部侍郎李椿乞裁抑中貴奏曰臣聞憂先於事故能無憂事至而憂無救於事臣私憂過計願先事而憂之庶幾乎無憂也宦者論曰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盖中門之禁女宫之戒畨門閽謹房室不可無也故宦人之在王朝其來舊矣臣伏覩熈寧五年詔書節文前後省内臣轉至承制崇班内常侍許進一子與下班

殿侍三班差使內侍省東西頭供奉官殿頭許進一子與下班殿侍諸班內品更不許進入內內侍省所管諸班內品每年通許進五人餘悉仍舊內供奉官已下至黃門如願進外官者比內侍省遞加一等推恩其內臣諸司使副合該奏兒男充前班者今後更不進內臣時上諭樞密院曰方今宦者數已多而隸省者又不入內空絶人之世仁政所不取且獨不可用三班使臣以代其職事乎臣以此仰見祖宗好生之德不惜加等推恩

以全人之生世德至渥也臣不識今尚守此法與否但見中官比之陛下初即位時人數漸多其勢頗盛臣又見近年有中官失火者蠶室中燒死小兒可見宮刑之室宦官之家皆有之臣又聞蠶室中小兒十不得四五少得生全者豈稱祖宗好生之德臣慮陛下所未聞也切緣自古宦官之盛衰繫有國之興亡臣不敢遠引漢唐之禍切見宣和之末童貫等罪惡貫盈軍民怨入骨髓京師百姓羣起而攻宦官殺之者不可勝數旋致靖

康之禍建炎間王淵交結宦官不卹軍士遂激成苗劉之兇逆軍士求康履殺之併及其黨遂致明受之變前轍不遠言之痛心蓋宦者體膚旣毀性情柔忍猜疑驕妬不期然而然其間雖有忠直之人亦多衆所不容所以互相視效憑恃浸潤交結受賄以資相高享用過厚水陸厭飫侵漁百姓興建第宅連亘街陌始則人畏之極則人惡之畏且惡以致羣起而攻之上貽國家之憂仰惟陛下神聖在上宦者雖漸盛人雖畏之未甚惡也

於此時有以裁制之不至于極則永無前日之患於宦者亦保富貴與國長久此臣所以欲先事而憂者也裁制之道臣願出於聖斷官置蠶室選精於其事者掌之應進子者申奏并保乳入之俟平復賜其家如或不育願再進者聽之再進不育是上天不許也即聽進外官以為後以絕陰闇傷生之害其委付差使門禁宮戒之外毋使干預人材政事嚴禁士大夫及兵將官與之交通者稍遵太祖皇帝之制官品高則外補易曰君子思

不出其位謂艮為閽寺也閽者止於門寺者止於巷聖
人之戒深切著明不可不察也臣非不知言出禍生臣
自念荷陛下恩遇特異不知所報故惟有忘身徇國庶
幾萬分之一如臣言可採乞出於睿旨施行

祕書少監趙汝愚乞罷陳源添差總管奏曰臣先準中
書門下省送到録黃一道承樞密院關十一月十八日
奉聖旨恭奉太上皇帝聖旨提舉德壽宮陳源為應奉
有勞可特與選郡上轉行兩官臣伏覩陛下天性仁孝

欽承太上慈訓兢兢業業惟恐不至故臣仰遵聖意即已書讀了當然當時實不知陳源别有無職今再準録到告詞其後擬稱陳源可特授永州防禦使依前右武大夫特添差兩浙西路馬步軍副總管臨安府駐劄提舉德壽宫臣竊惟陳源係内侍而得參預一路軍政臣不知其始自何年除授然其事體重害漸不可長要非太上建炎詔書之意臣請為陛下誦之臣嘗讀建炎三年詔書自崇寧以來内侍用事循習至今理宜痛革自

今内侍不許與主管兵官交通假貸饋遺借役禁兵當
是時内侍與兵官交通借役禁兵且猶不可今乃假以
一路揔戎之任臣恐非太上所以防微杜漸之意也臣
伏思神宗皇帝時始令王中正李憲稍預邊事是時朝
廷法度峻整若無甚害而卒之黨縁攀援竟成童貫開
邊之禍靖康之變至今言之使人心折陛下安可視今
日若無甚害而遂忘前日之戒耶臣愚欲望聖慈特降
指揮除遵依太上皇帝聖旨與轉行兩官外所有添差

兩浙西路馬步軍副揔管職事特與觧罷以為萬世子孫無窮之法以成太上建炎詔書之意宗社幸甚

光宗即位楊萬里召為秘書監入對曰古之帝王固有知以一已攬其權不知臣下竊其權大臣竊之則權在大臣大將竊之則權在大將外戚竊之則權在外戚近習竊之則權在近習竊權之最難防者其惟近習乎非敢公竊也私竊之也始於私竊其終必至於公竊而後已可不懼哉

寧宗慶元元年大府寺丞呂祖儉奏曰臣恭惟本朝立國之規模所以上接乎唐虞三代之統紀而逺過漢唐者非假夫强大威力也非資夫權謀術數也獨恃夫君子以為固而已然君子之能為固豈有他哉亦以其議論氣節可以培根本而支變故也國家中興逺追慶歷元祐之言論風旨固有以開紹興之正論然自秦檜用事導諛成俗近歳安静和平之說復壊人心議論氣節或幾乎息而立國規模終不可忘紹熙五載夏秋之交

海內皇皇天未悔禍小大之臣盡誠勠力大明繼照危而復安則陛下固已親見所恃以為固者而下改元之詔矣始政清明登用忠直天下之心蓋將日望維新之政令日月曾幾何而人之觀聽則有異焉講席之臣或閔其耆艾而使之歸或因其論事而許之去臺諫之官或以舊學有勞而優遷或以繁難闕守而補外中批屢下旨意難明想謂陛下之心祇欲昭示獨斷以防蔽欺而不知我之操柄則已潛有所移矣夫外廷與內廷之

勢殊而君子與小人之情異左右前後之人地近情親巧於伺候外示畏謹陽若無他黙陟廢置間得關預時獻微益或可施行雖威福權柄如自上出而盜竊賣弄則益難知彼外廷之欲盡言者則共指為矯激外廷之欲論事者則共指為過當由是列于庶位者類多遠嫌避事鮮克分明斟酌調娛務為得體議論氣節日就消衰常時既難盡其心緩急必將失所恃天下大物也設官分職所以維持也聽外朝以為公恃君子以為固然

後能守而無失若廼嬖近暬御所知不遠寧免徇私非使人主不信外廷則無由可以擅寵矧今國勢甫定人心猶摇歲事有饑饉之憂敵國有窺伺之迹信任君子猶懼弗濟儻或失職又將疇依伏望陛下監觀本朝立國之規模惟念總攬權綱之要道外廷情實固宜致察内廷姦欺尤當深防絶去私邪之門使得自保寵禄闢開公正之路使得展布腹心夫然後朝廷尊安君子遂志議論氣節足以圖回實政强壯本朝而可馴致慶歷

元祐之治矣臣志在愛君不遑他恤惟陛下裁赦

理宗即位國子祭酒喬行簡上疏曰向者陛下内廷舉

動皆有稟承小人縱有蠱惑干求之心猶有所忌憚而

不敢發今者安能保小人之不萌是心陛下又安能保

聖心之不無少肆陛下為天下君當懋建皇極一循大

公不應私徇小人為其所誤凡為此者皆戚畹肺肝之

親與近習貴幸之臣奔走使令之輩外取貨財内壞綱

紀上以罔人君之聰明來天下之怨謗下以撓官府之

公道亂民間之曲直縱而不已其勢必至於假采聽之言而傷動善類設衆人之譽而進抜憸人借納忠效勤之意而售其隂險巧佞之姦日積月累氣勢益張人主之威權將為所竊弄而不自知矣陛下衰絰在身愈當敬戒宫庭之間旣無所嚴憚嬪御之人又視昔衆多以春秋方富之年居聲色易縱之地萬一於此不能自制必於盛德大有虧損願陛下常加警省

景定四年禮部侍郎牟子才論董宋臣不當除押班奏

曰臣十年憂患分老山林蒙陛下收名復寘諸禁近之列常恨糜捐未足補報今既數月矣不敢出位有所數陳者蓋以陛下自更化瑟内撫外寧衆正咸集羣憸悉除而又穡事告登文治具舉靖共尒位臣之分也近日以來在廷之臣學校之士乃以内臣之復用連章公車紛紛未止臣意陛下之用此人不過念其平日給事之勞技拭而用之耳而諸臣深憂思慮則以其前轍之可監而慮其舊態之復作謂今寵以押班之任而日在陛

下左右譬如木之有蠹蠹在中而木不覺其腐禾之有蟲蟲在心而禾不覺其槁雖陛下諄諄開諭而學士大夫之惑終不可解也臣静觀數日間諸臣或以此而决去就者陛下宣名而復留之大臣為國家大體計為保固局面計為憂惜諸賢計所以扶持而安全之者無不盡心焉竊意一堂都俞之際必有深長之思果斷之决使天下無可復議朝廷庶可安安而老臣又何所容其喙然猶乎有聞而猶未也但聞諸臣欲去者猶未肯留

已留者猶未忘去而興議之徧責於在位者略不少恕焉臣謂陛下昭昭聖明如此大臣孜孜啓沃如此其於此事轉旋闔闢蓋亦甚易儆臣愚見不無望於陛下早有以處此庶幾一抨全安而無奕子動揺之虞風休雨止而有安恬泰定之勢此宗社之幸生靈之福也臣甫出獲穽非不欲懲羮吹虀保全末路深恐上負明主下負夙心用敢冒昧一言惟陛下幸赦

五年子才為給事中繳李忠輔奏曰臣伏覩臺臣論列

閭長李忠輔奉御筆李忠輔降兩官降罷臣有以見聖慮深遠天斷奮發盖將昭大公而毖後患也臣惟成周之制閹人守中門之禁寺人掌女宫之戒未甞畀以事權所以遏其蠹政害事之漸自漢以來恭顯之用事專恣朝臣之側目畏憚亦既任以機要又何以禁其長徇流毒之慘此防微杜漸者之所當深慮盖内轄一司自來止以小璫為之取其服勤恭謹易以禁制又以三年為任不使之日增月益聲生氣長以貽害無窮惟董宋

臣自小璫至於大官二十年間皆兼領此職權傾中外恣為姦利至今得罪公論故每有除授人言交攻忠輔乃其所薦根株此局以為依憑凡其奸犯科條誣上行私之事皆出其所教而忠輔新進氣銳為術轉深為害愈烈大作威福動稱聖旨帥漕兩司奉行惟謹其妄生羅織使人破家蕩産往往死於非命權則歸己怨則歸君而甚者窺覘中詗揣摩密報曲為恩倖之地陛下灼見其奸奪其內轄職事遂降指揮內轄以三年為任立

為定制又以臺臣之言降官放罷天下莫不仰陛下之明斷但觀臺臣所論則忠輔處心積慮傾險反覆可畏又有甚於前之所陳使罰止於此安知其不復出為惡耶且宋臣未嘗不罷也而又復用未嘗不退也而又復進使其不死禍且不歇抑亦可以為監矣比者城中欝攸既始於宋臣之屋城外煙焰亦發於忠輔之家今陛下施行忠輔而宋臣適死於數日之間意者惟天惟祖宗望陛下盡取二十年禍根亂本一掃而空之雖宋臣

死灰無復然之慮而忠輔則虎兕有出柙之憂倘陛下
盡行臺臣所乞屏斥之言以絶其根實惟天惟祖宗之
意而陛下子孫萬世無疆之福也所有將來録黄係經
臣書讀用敢冒昧先具奏聞

金哀宗時近侍干預朝政翰林直學士兼左司郎中實
默愛實諫曰今近侍權太重將相大臣不敢與之相抗
自古僕御之臣不過供給指使而已雖名僕臣亦必選
擇正人今不論賢否惟以世冑或吏員為之夫給使令

之材使預社稷大計此輩果何所知乎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九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九十四五

詳校官編修臣周瓊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庶吉士臣侍朝

謄錄監生臣蔡枝華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九十四

明 楊士奇等 撰

封禪

齊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古之王者在伏羲之前）封泰山禪云云（云云山名在梁父東）虙羲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

黄帝封泰山禪亭亭亭亭山名在鉅平又曰在牟陰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佶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社首山名在博縣又曰在鉅平南十三里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懸車上卑耳之山謂將上山纏束其馬懸鉤其車也卑耳即齊語所謂辟身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

乎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鄗上之黍北里之禾鄗音臛鄗上山也又曰鄗上北里皆地名所以為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謂靈茅也所以為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魚各有一目不比不行其名曰鰈西海致比翼之鳥鳥各有一翼不比不飛其名曰鶼鶼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皇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鴟梟數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

漢武帝時議欲放古巡狩封禪之事諸儒對者五十餘

人未能有所定先是司馬相如病死有遺書頌功德言符瑞足以封泰山上奇其書以問兒寬寬對曰陛下躬發聖德統楫（與輯同）羣元宗祀天地薦禮百神精神所鄉徵兆必報天地並應符瑞昭明其封泰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也然享薦之義不著于經以為封禪告成合袪於天地神祇祇戒精專以接神明總百官之職各稱事宜而為之節文惟聖主所由制定其當非羣臣之所能列今將舉大事優游數年使羣臣得人自盡

終莫能成惟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然之

東漢光武建武三十年張純上奏曰自古受命而帝治世之隆必有封禪以告成功焉樂動聲儀曰以雅治之風成於頌有周之盛成康之間郊配封禪皆可見也書曰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則封禪之義也臣伏見陛下受中興之命平海內之亂修復祖宗撫存萬姓天下曠然咸蒙更生恩德雲行惠澤雨施黎元安寧夷狄慕

義詩云受天之祜四方來賀今攝提之歲倉龍甲寅德在東宮宜及嘉時遵唐帝之典繼孝武之業以二月東巡狩封于岱宗明中興勒功勲復祖統報天神禪梁父祀地祇傳祚子孫萬世之基也中元元年帝乃東巡岱宗以純視御史大夫從并上元封舊儀及刻石文

太尉趙憙上奏曰自古帝王每世之隆未甞不封禪陛下聖德洋溢順天行誅撥亂中興作民父母修復宗廟救萬姓命黎庶賴福海内清平功成治定羣司禮官咸

以為宜登封告成為民報德百王所同當仁不讓宜登
封岱宗正三雍之禮以明靈契望秩羣神以承天心也
中元元年上至泰山有司復奏河雒圖記表章赤漢九
世尤著明者前後凡三十六事與博士李充等議以為
殷統未絶黎庶繼命高宗以勞猶為中興武王因父受
命之列據三代郊天因孔子甚美其功後世謂之聖王
漢統中絶王莽盜位一民莫非其臣尺土靡不其有宗
廟不祀十有八年陛下無十室之資奮振於匹夫除殘

去賊興復祖宗集就天下海内治平夷狄慕義功德盛於高宗宣王宜封禪為百姓祈福請親定刻石紀號文

太常奏儀制

魏明帝時中護軍蔣濟奏曰夫帝王大禮廵狩為先昭祖揚禰封禪為首是以自古革命受符未有不蹈梁父登泰山刋無竟之名紀天人之際者也故司馬相如謂有文以來七十二君或從所繇於前謹遺蹟於後太史公曰主上有聖明而不宣布有司之過也然則元功懿

德不刋山梁之石無以顯帝王之功布生民不朽之觀也語曰當君而嘆堯舜之美譬猶人子對厥所生譽他人之父今大魏振百王之弊亂拯流遁之艱危接千載之衰繼百世之廢治自武文至于聖躬所以參成天地之道綱維人神之化上天報應嘉瑞顯祥以比往古其優衍豐隆無所取喻至於歷世迄今未發大禮雖志在掃盡殘盜蕩滌餘穢未遑斯事若爾三苗堀彊於江海大舜當廢東巡之儀徐夷跳梁於淮泗周成當止岱嶽

之禮也且昔歲破吳虜於江漢今茲屠蜀賊於隴右其震蕩內潰在不後淹就當探其窟穴無累於封禪之事也此儀久廢非倉卒所定宜下公卿廣纂其禮卜年考時昭告上帝以副天下之望臣待罪軍旅不勝大願冒死以聞詔曰聞濟斯言使吾汗出流足自開闢以來封禪者七十餘君爾故太史公曰雖有受命之君而功有不洽是以中間曠遠者千有餘年近數百載其儀闕不可得記吾何德之修敢庶茲乎濟豈謂世無管仲以吾

有桓公登泰山之志乎吾不敢欺天也濟之所言華則華矣非助我者也公卿侍中尚書常侍省之而已勿復有所議亦不須荅詔也

晉武帝平吳混一區宇太康元年九月庚寅尚書令衛瓘左僕射山濤魏舒尚書劉實張華等上奏曰聖德隆茂光被四表諸夏乂清幽荒率從神策廟筭席捲吳越孫皓稽顙六合為家巍巍之功格于天地宜同古典勒封東嶽告三府太常為儀制瓘等又奏臣聞肇自生民

則有后辟載祀之數莫之能紀立德濟世揮揚仁風以登封泰山者七十有四家其謚號可知者十有四焉沈淪寂寞曾無遺聲者不可勝記自黄帝以前古傳昧畧唐虞以來典謨炳著三王代興體業繼襲周道既没秦氏承之至于漢魏而質文未復大晉之德始自重黎實佐顓頊至于夏商世序天地其在于周不失其緒金德将升世濟明聖外平蜀漢海外歸心武功之盛實由文德至于陛下受命踐阼弘建大業羣生仰流唯獨江湖

沅湘之表凶渠負固歷代不賓神謀獨斷命將出討兵威整加數旬蕩定羈其鯨鯢赦其罪逆雲覆雨施八方來同聲教所被達于四極雖黄軒之征大禹逺畧周之奕世何以尚今若夫玄石素文底號前載象以姓表言以事告河圖洛書之徵不是過也加以騶虞麟趾衆瑞並臻昔夏殷以丕崇為祥周武以烏魚為美咸曰休哉然符瑞之應備物之盛未有若今之富者也宜宣大典禮中嶽封泰山禪梁父發德號明至尊享天休篤黎庶

勒千載之表播流後之聲俾百代之下莫不興起斯帝王之盛業天人之至望也詔曰今逋寇雖殄外則障塞有警内則民黎未康此盛德之事所未議也璀等又奏今東漸于海西被流沙大漠之陰日南北户莫不通屬茫茫禹迹今實過之則天人之道已周巍巍之功已著宜有事梁父修禮地祇登封泰山致誠上帝以答人神之願乞如前奏詔曰今陰陽未和政刑未當百姓未得其所豈可以勒功告成邪璀又奏臣聞處帝王之位者

必有歷運之期天命之應濟生民之大功者必有盛德之容告成之典無不可誣有不可讓自古道也而明詔謙冲屢辭其禮雖盛德攸在推而未居夫三公職典天地實掌民物國之大事取議於此漢氏封禪非是官也不在其事臣等前奏蓋陳祖考之功天命又應陛下之德合同四海述古考今宜循此禮至於剋定㦸月須五府上議然後奏聞請冩詔及奏如前下議詔曰雖蕩清江表皆臨事者之勞何足以告成方望羣后思隆大化

以寧區夏百姓獲乂與之休息斯朕日夜之望無所從
下諸府矣勿從為煩瀆等又奏臣聞唐虞三代濟世弘
功之君莫不仰荅天心俯協民志登介丘儀梁父未有
辭焉者蓋不可讓也今陛下勲高百王德無與二茂績
宏規巍巍之業固非臣等所能究論而聖旨勞謙屢自
抑損時至弗應推美不居闕皇代之上儀寒神祇之款
望使大晉之典謙不同風於三五臣等誠不敢奉詔請
如前奏施行詔曰方當共弘治道以康庶績且俟他年

無復紛紜也

宋孝武帝大明元年十一月戊申太宰江夏王義恭上表曰惟皇天崇稱大道始行揖讓迄于有晉雖聿修前緒而蹟淪言廢莪記於竹帛者焉可單書紹乾維建徽號流風聲被絲管自無懷以來可傳而不朽者七十有四君罔仁厚而道滅鮮義澆而德宣鍾律之先曠世綿絶難得而聞丘索著明者尚有遺炳故易稱先天弗違後天奉時蓋陶唐姚姒商姬之主莫不由斯道也是以

風化大洽光熙于後炎漢二帝亦踵襃則因百姓之心聽輿人之頌龍駕帝服鏤玉梁甫昌言明稱告成上靈況大宋表祥唐虞受終素德山龍啓符金玉顯瑞異采騰於鬱墟紫烟藹於邦甸錫晃兆九五之徵丈豹赴天歷之會誠二祖之幽慶聖后之宜休道冠軒堯惠深亭育而猶執沖約未言封禪之事四海竊以惑焉臣聞惟皇配極惟帝祀天故能上稽乾式照臨黔首協和窮昊育毓多福高祖武皇帝明並日月光振八區拯已溺之

晉濟横流之世撥亂寧民應天受命鴻徽洽于海表威稜震乎沙外太祖文皇帝體聖履仁述業興禮正樂頌作象歷明遠通於神祇玄澤被乎上下仁孝命世叡武英挺遭運屯否三才湮滅廼龍飛五洲鳳翔九江身先八百之期斷出人鬼之表慶烟應高牙之建風耀符發迹之辰親翦凶逆躬清昏壒天地革始夫婦更造豈與彼承業繼緒拓復禹迹車一其軌書同異文者同年而議哉今龍麟已至鳳皇已儀北李已實靈茅已茂雕氣

降雰於宮椒珍露呈味於禁林嘉禾積穗於殿甍連理
合榦於園籞皆耀質離宮植根蘭囿至夫霜毫玄文素
翮頳羽泉河山岳之瑞草木金石之祥方䥫慓塗之謁
抗驛絶祖之奏彪炳雜沓粤不可勝言太平之應兹焉
富矣宜其從天人之誠遵先王之則備萬乘整法駕修
封泰山瘞玉岱趾延喬松於東序詔韓岐於西廂麾天
閽使啓關謁紫宮朝太乙奏鈞天詠雲門賛揚幽奥超
聲前古豈不盛哉伏願時命宗伯具兹典度詔曰太宰

表如此昔之盛王永保鴻名常為稱首由斯道矣朕遭家多難入纂絕孝德薄勲淺鑒寐崩愧頊麟鳳表禎芽禾兼瑞雖符祥顯見恧乎猶深庶仰述先志拓清中寓禮祇謁神朕將試哉

四年四月辛亥有司奏曰臣聞崇號建極必觀俗以樹教正位居體必採世以立言是以重代列聖咸由厥道玄勲上烈融章未分鴻光委緒歌而罔藏若其顯謚騰軌則系綴聲采徽畧聞聽爰洎姬漢風流尚存遺芬餘

榮綿眣紀緯雖年絶世祀代革精華可得騰金縢奏玉
潤鏤迹以爊今鐫德以麗遠而四望埋禋歌之禮日觀
弛修封之容豈非神明之業難崇功基之迹易泯自兹
以降訖于季末莫不欲英弘徽位詳固洪聲豈徒深默
修文淵幽馭世而已諒以勝非虛奏書匪妄埋擊雨慦
神淳靡復樹安得紫壇肅祇竹宫載竚散火掇郊流星
奔座寶緯初基厭靈命歷德振弛維功濟淪象玄浸紛
流華液幽潤規存永馭思詳樹遠太祖文皇帝以啓遘

泰運景望震凝采樂調風集禮宣度祖宗相映軌迹重
暉聖上韞籙蕃河玓翔衡漢金波掩照華耀停明運動
時來躍飛風舉澄氛海岱開景中區歇神還靈頹天重
耀儲正凝位於兼明家嶽著華於元列故以祥映昌基
繫發篆素重以班朝待典飾令詳儀纂綜淪蕪搜騰委
逸奏玉郊宮禋珪玄時景集天廟脉壤祥農節至昕陽
川丘夙禮綱維巡駐表綏甸史流其詠民挹其風於
是涵迹視陰振聲威響歷代之渠沈 缺 望內安候之長

賢王入侍殊生詭氣奉俗還鄉羽族奇儀懷音革狀邊帛絕書燿兆弛燭天伏發靈宗河開寶崇丘淪翡振采洄淵雲皇王嶽揭潔缺漢并角即音栖翔禁樂家甲霜咪翔舞川肆粲泉流鏡後肥河源故以波沸外關雲蒸内澤若其雪趾青龜玄文朱綠日月郊甸擇木弃音重以榮露騰軒蕭雲掩閣鶴顥孳萌移華淵禁山與竚衡雲鶴竦翼海鰈泳流江芽吐蔭技書之列仰筆以飾辭濟代之蕃獻豈以待禮豈非神總氣昌物瑞雲照蒲軒

龜軫缺泉淳芳太宰江夏王臣義恭咀道遵英栖奇麗古該潤圖史施詳閟載表以功懋往初德耀炎昊升文中岱登牒天闕耀冠榮名摛振聲號而道謙稱首禮以虚挹將使玄祇缺覩幽瑞乖期梁甫無盛德之容介丘靡升闡之響加窮泉之野獻八代之駟交木之鄉奠絶金之梏肅靈重表珍符兼貺伏惟陛下謨詳淵載衍屬休華依徵聖靈潤色聲業諏辰稽古肅齊警列儒僚展采禮官相儀懸甤動音洪鍾球節陽路整衛正途清禁

於是績環珮端玉藻鳴佩竚律騰鸞流文間緣比象之
容昭明紀數之服徽煒天陣容藻神行翠蓋懷陰羽華
列照乃詔聯事掌祭賓容贊儀金支宿縣鏞石潤響命
五神以相列開九關以集靈蕤衛兵而開雲先雨祇以
洒路霞凝生闕烟起成宮臺冠丹光壇浮素露爾乃臨
中壇備盛禮天降祥錫壽固望根谷動神音山傳稱響
然後辨年問老陳詩觀俗歸薦告神奉遺清廟光美之
盛彰乎萬古淵祥之烈溢乎無窮豈不盛歟臣等生接

昌辰肅懋明世束教管闡未足言道且章志湮微代往淪絶拘採遺文辯明訓誥

梁武帝天監八年時有請封會稽禪國山者帝命諸儒草封禪儀欲行之著作佐郎許懋建議曰舜柴岱宗是為巡狩而鄭引孝經鉤命決云封于泰山考績柴燎禪乎梁父刻石紀號此緯書之曲說非正經之通議也如管夷吾所說七十二君燧人之前世質民淳安得泥金檢玉結繩而治安得鐫文告成妄亦甚矣若聖主不須

封禪若凡主不應封禪秦始皇嘗封泰山孫皓嘗封國山皆由主好名於上而臣阿旨於下非盛德之事不足為法也上嘉納之

北齊文宣帝天保五年正月制詔問外中紀號秀州長史樊孝謙對曰臣聞巡嶽之禮勒在虞書省方之義著於易象往帝前王匪唯一姓封金刋玉億有餘人仲尼之觀梁甫不能盡識夷吾之對齊桓所存未幾然盛德之事必待太平苟非其人更貽靈譴秦皇無道致雨風

之災漢武奢淫有奉車之害及文叔受命炎精更輝四海安流天下輯睦劒賜騎士馬駕鼓車乃用張純之文始從伯陽之說至於魏晉雖各有君量德而處莫能擬議蔣濟上言於前徒織紙墨袁准發論於後終未施行世歷三朝年將十祀啓聖之期兹為昌會然自水德不競函谷封塗天馬息歌苞茅絶貢我太祖收實雞之瑞握鳳皇之書體一德以匡朝屈三分而事主蕩此妖寇易如沃雪但文既受命武乃行誅雖太白出高中國宜

戰置之度外望其遷善伏惟陛下以神武之姿天然之
畧馬多冀北將異山西涼風至白露下北上太行東臨
碣石方欲吞巴蜀而掃崤函苑長洲而池江漢復恐迎
風從火芟艾共焚按此六軍未申九伐夫周發牙璋漢
馳竹使義在濟民非聞好戰至如投鼠忌器之說蓋是
常談文德懷遠之言豈識權道今三臺令子六郡良家
蓄銳須時裹糧待詔未若龍驤虎服先收隴右之民電
轉雷驚因取荆南之地昔秦舉長平金精食昴楚攻鉅

鹿柱矢霄流況我威靈能無協讚但使彼之百姓一覩六軍似見周王若逢司隷然後除其苛令與其約法振旅而還止戈為武標金南海勒石東山紀天地之奇功被風聲於千載若令馬兒不死子陽尚在便欲案明堂之圖草射牛之禮比德論功多慙往列升中告禪臣用有疑

唐太宗貞觀初羣臣表請封禪上曰卿輩皆以封禪為帝王盛事朕意不然若天下乂安家給人足雖不封禪

庸何傷乎昔秦始皇封禪而漢文帝不封禪後世豈以文帝不及始皇邪且事天掃地而祭何必登泰山之顛封數尺之土然後可以展其誠敬乎

太宗謂房玄齡等曰封禪非帝王盛事比表請者不絕公等以為何如魏徵對曰帝王在德不在封禪自喪亂已來近泰山州縣彫殘最甚若車駕既行不能全無使役此便是因封禪而勞役百姓太宗曰封禪之事不自取功績歸之於天譬如玄齡等功臣雖有益於國能自

謙讓歸之於朕豈似不言而欲自取今向泰山功歸於天有似於此然朕意常以嵩高既是中岳何謝泰山公等評議

六年匈奴克平遠夷入貢符瑞日至年穀頻登岳牧等屢請封禪羣臣又稱述功德以為時不可失今日行之臣等猶謂其晚惟魏徵以為不可帝曰朕欲得卿直言之勿有所隱朕功不高耶曰功高矣德未厚耶曰德厚矣華夏未理耶曰理矣遠夷不慕義耶曰慕義矣嘉瑞

不至耶曰至矣年穀不登耶曰登矣然則何為不可徵

對曰陛下功高矣人未懐惠德厚矣澤未滂流華夏安

矣未足以供事遠夷慕矣無以供其求符瑞雖臻而罻

羅猶密積歲豐稔而倉廩尚虛此臣所以竊為未可臣

未能遠譬且借近喻於人今有人十年長患疼痛不能

任持療理且愈皮骨僅存便欲負米一石日行百里必

不可得隋氏之亂非只十年陛下為之良醫除其疾苦

雖已乂安未盡充實告成天地臣竊有疑且陛下東封

萬國咸萃要荒之外莫不奔馳今自伊洛之東曁乎海岱雚莽巨澤茫茫千里人煙斷絶雞犬不聞道路蕭條進退艱阻寧可引彼戎狄示以虛弱竭財以賞未厭遠人之望加年給復不償百姓之勞或遇水旱之災風雨之變庸夫邪議悔不可追豈獨臣之誠懇亦有輿人之論帝稱善於是乃止

太宗已平突厥年穀屢豐羣臣請封泰山太宗初頗非之已而遣中書侍郎杜正倫行泰山上七十二君壇迹

以是歲兩河大水而止其後羣臣言封禪者多乃命祕書少監顏師古諫議大夫朱子奢等集當時名儒博士雜議不能決於是左僕射房玄齡特進魏徵中書令楊師道博採衆議奏上之其議曰為壇於泰山下祀昊天上帝壇之廣十二丈高丈二尺玉牒長一尺三寸廣厚五寸玉檢如之厚減三寸其印齒如璽纒以金繩五周玉策四皆長一尺三寸廣寸五分厚五分每策皆五簡聯以金昊天上帝配以太祖皇地祇配以高祖已祀而

歸格于廟盛以金匱匱高六寸廣足容之制如表函纏以金繩封以金泥印以受命之璽而玉牒藏于山上以方石三枚為再累纏以金繩封以石泥印以受命之璽其山上之圓壇土以五色高九尺廣五丈四面為一階天子升自南階而封玉牒已封而加以土築為封高一丈二尺廣二丈其禪社首亦如之其石檢封以受命璽而玉檢別製璽方一寸二分文如受命璽以石距非經不用又為告至壇方八十一尺高三尺四出陛以燔柴

告至望秩羣神遂著于禮

高宗將封嵩山詔諸儒議射牲事太常博士裴守真奏古者郊祀天地天子自射牲漢武帝封泰山令侍中儒者射之帝不親也今按禮前明十五刻宰人鸞刀割牲質明行事毛血已具天子至奠玉酌獻而已今若前祀一日射牲則早於事及日則晚不逮事漢又天子不親古今異宜恐不可行是時破陣慶善二樂舞入帝常立以視須樂闋乃坐守真并言二舞誠祖宗盛德然古無

天子立觀者化育詒庇孰非厥功不應鼓舞別申嚴奉

詔可

玄宗開元中將封禪詔有司講求典儀舊制盥手洗爵皆侍中主之詔祀天神太祝主之四門助教施敬本上言曰周制大宗伯鬱人下士二掌祼事漢無鬱人用近臣漢世侍中微甚籍孺閎孺等幸臣為之後漢邵闔自侍中遷步兵校尉秩千石其職省起居執虎子蓋褻臣也今侍中位宰相非鬱人比祝者爲主人意於神非賤

職也古二君相見御為上儐況天人之際哉周太祝下大夫二上士四下大夫今郎中太常丞之比上士員外郎博士之比漢太祝令秩六百石今太祝乃下士以下上接天以大臣奉天子輕重不倫非禮也舊制謁者引太尉升壇謁者位下升壇禮重漢尚書御史屬有謁者僕射一秩六百石銅印青綬謁者三十五以郎中滿歲稱給事中未滿歲稱謁者光祿勳屬有謁者掌賓贊員七十秩比六百石則古謁者名秩差異等今謁者班微

循空名忘實事非所以事天也帝詔中書令張說引敬

本熟悉其議

十三年十一月封泰山上備法駕至山足御馬登山輿

宰相及祠官俱登問禮部侍郎賀知章曰前代玉牒之

文何故祕之對曰或密求神仙故不欲人見上曰故為

蒼生祈福耳乃出玉牒宣示羣臣

宋太祖時孫堪上書曰聖宋受天眷命皇帝保綏萬邦

治定德隆邇治遠同由是聖時耆艾及公卿臣庶僉與

拜章稽顙伸道封禪而皇帝過謙厚損罔廸俞允詔聞
寧上而神人胥悚草莽賤臣堪謹俯酌庶懇上稽古訓
昧死作封禪書一篇雖不足以敷衍洪烈啓廸盛猷庶
發揮下誠賛揚能事臣之志也其文曰邈乎天地權輿
絪緼混茫分蒼判黄品物用章於是庶類之宗膠轕旁
充嗜欲之泯布濩交争充不已必荒争不息必傷荒則
縱佚作而顓氣亡傷則狂暴煽而生類殃惟天地也能
品物之生罔克異類之底寧能黔庶之昌罔克彛倫之

自章越乃歷選列辟輔其宏綱易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裁成之猷罔爽然後命無忝也輔相之範克篤然後功聿成也丕命元功允著旣從於是有登封以助高焉有封禪以報厚焉稽厥靡他所以告駿命也所以告懋功也所以鑒後嗣也所以荅靈祉也茍非至德庬鴻淳化汾潏同符天休合節地宜奚擬議之敢乎惟皇上帝厥靈孔爍匪諄諄其令而昕昕其符故當命者儲嘉瑞違心者極妖灾肇自生民君宇内以敷

治者雖皇王殊厥謚逺邇異厥軫稽所以克荷景命允簡帝心者罔不曰仁義禮樂而已是以二帝之懿三王之輝雖禪代有殊質文相貿罔不恢淳仁以懐物廓正義以幹邦貫大禮以條上下之宜盈至樂以結士民之愛然後風聲踵武獲參兩儀遐邇心之妖萃當命之瑞姬周既逝又駮古昔握圖啓極者鮮不峻慘酷以繩衆瀆威武以慴逺奮煩譎以立憲任巧鋭以周行故仁義之休禮樂之淑稍芽於兩漢驟委於魏晉凋落於齊梁

枯槁於周隋暫斵於巨唐尋剥於五代其末醇而復也
如是然猶有乗小康而展盛禮據淺惠而冒洪威相如
頌於前班固賛於後呼壽之徵慶于世宗宫闕之祉燿
于光武稽其所以克勤濟衆閳憲軌物垂諸聖世胡其
相萬𡚁大宋之道昭晰前古盛德宏功春煕日融始則
伸九伐平多壘建王業也後則緝庶政諧萬邦舉彛倫
也是故黄鉞初指則獷者革慝者沈簏厥所以昭武王
也洪恩漸被則廷斯起昧斯輝惟天所以穆唐堯也洎

皇帝誕纘丕圖繼陟元后雨露之所豐濡日月之所委燭靡不偃息休光彌綸至澤曄曄煌煌雖幽必彰汪汪洋洋無遠弗滂猶復懼古典之未敷叔弊之未祛由是訓罰戮於古刑夷慘酷也偃鈒戟於靈臺蕩武威也篤憲章於簡易滌煩譎也起俊乂於鄉遂剗巧偽也於是刑清而民和兵偃而道益隆憲簡而俗益醇賢進而官益舉至則樹仁義之根而復植之振禮樂之緒而再暢之俾九有之黎餍飫乎淳仁之濡栖遲于正義之紀條

暢乎大禮之緒郁穆乎正樂之統至若泉瞷辯給之俗祼袒文身之羣雖古昔之所不臣舟車之所罕通相與稽首闕庭執贄請吏故大化流也泛濫乎郊甸汗漫乎要荒滌蕩乎四海浮沈乎覆載遐考在昔舜之堯禹之舜相襲也湯之禹文之湯未百世也前憲赫曦易馴也餘德渺瀰易沿也遺氓敦惠易綏也然而流殛之罰勞於舜拜言之屈勤於禹昧爽之坐役於湯日昃之思瘁於文然後舜啓無為之治禹成無間之譽湯闢來蘇之

望武致盡美之聲爲若聖宋宅千古之下風提千古之弛綱使淳源清流解紐復繼化一變而仁義醇道一反而禮樂同乃侔帝之淳王之方民乎翔翔前之惨往之頑民乎逖遷由是上帝時諶祥符屢彰既而乾之精坤之形相與絡繹八區薦珍郊靈故在上則星緯儲休慶雲覃輝甘露濯光霧散雨霏在下則靈芝林峙醴泉波委羽毛鱗介更誕厥美咸瑞牒之所闕標前史之所罕聞炳爍簡編卓出古議則陟岱宗之崇高展勒成之皇

儀時乎時乎斯厥時乎而皇帝茂謙德之遐芳損盛業之景炎稽于衆誠未之果行徵諸册牘非謨明之所存者也古語曰修德以錫符奉符以行事是故績尠爰舉欺之大也德至弗圖慢之甚也聖王罔從欺而動靡甘慢而守宜乎抑厚壤之瑣節奉皇穹之寵靈蔵事庶僚詳禮宗伯鳴鑾五輅揚旆九旗寅亮遐躅崇配黄軒俾嘉聲隆震於萬世王猷僉鑠於一時其不休哉臣生長蓬茨無位朝廷不宜越次僭履擬議文憲然以惠廸典

謨沐浴大賚仰酌遠古參倫聖世知有未侔焉是敢首陳列辟受命之猷次敘二帝三王雍容之盛繼道漢晉隋唐因循之治然後知鼓祥風振頹基裁成輔相非睿聖疇能煥發闡揚格斯文之昭著乎恭以頌聲之聞本諸木鐸先民遺範詢于芻蕘則韋褐之間有其志者諒可伸也故敢奮扶愚忠述賛典符然後蹈舞遐方俯伏俟罪惟聖人不以人廢言臣之懇也